

## 抒怀

这会儿最后一缕蝉声融进夜露，第一颗星子爬上屋檐。不知谁家窗棂漏出昏黄的灯，在青砖墙上晃啊晃。这晃动的光影里，我忽然懂了夏秋交替的悄悄话：所有的再见都是再相见的引子，所有的收尾都是开头的伏笔。

# 蝉声未远，雁已衔秋来

□欧兢兢

立秋第七天，我在老宅天井蹲着系鞋带。蝉声还黏在耳朵上，一抬头，雁影唳地掠过屋檐——这突如其来的一面，让我手指在鞋带间打了个磕绊。

蝉和雁，活得像两本不同的日历。蝉在土里憋了三季，破土就扯着嗓子喊。它们的叫声是滚烫的，顺着梧桐叶往下淌，把青石板洇出深褐的汗渍。阿婆常在树荫下择豆角，蝉鸣裹着豆荚的青气，在她银发间织成细密的网。

雁是时间的信使，北风一起，它们就扑棱着翅膀往南飞。去年在黄河边，我瞧见雁群剪碎晚霞，翅膀沾着芦苇絮，叫声里带着塞外霜的冷。它们掠过刚收割的稻田，惊起几粒遗落的谷子，像撒向大地的逗号。

这会儿它们倒在这小院碰头了，蝉还在唱，雁已经过境，像两列错车的火车，咣当撞出细碎的火星子。这让我想起祖母的樟木箱，红嫁衣的绸缎和泛黄的家书挤在一块儿，时间久了，连霉味都混成了香。

沿着田埂往东走，这矛盾劲儿更明显。稻穗正往金黄里变，叶边却先红了，像姑娘害羞时泛红的耳根。戴草帽的汉子们弯腰割稻，汗珠子砸进土里，噗地溅起小土花。他们身后，晾衣绳上的蓝布衫被秋风托起来，追着云跑，衣角沾着稻花的甜腥。

村口老槐树下，我撞见放羊的庆山叔。他的羊群像打翻的云朵，在玉米茬地里找吃的。叔，蝉和雁，谁更懂季节？话一出口我就脸红——这问题像小孩儿问月亮和太阳谁更亮。

庆山叔用羊鞭杆儿戳了戳地：蝉可劲儿叫，是知道日子不多了；雁可劲儿飞，是前头有暖窝。就像我放羊，夏天赶它们去阴凉地儿，秋天带它们找草多的地界。他咧开缺牙的嘴：说白了，都是怕饿肚子。

傍晚蹲在晒谷场石碾上，蝉声渐渐弱了，像退潮的海水；雁鸣却从山梁后传来，一声紧似一声。西边烧着橘红的晚霞，东边却升起半轮清冷的月。这矛盾的景儿没撕破天，倒把整个村子泡在温柔的晃悠里。

小时候我总爱在夏末蹲井台边，井水凉得扎手，水面漂着几片发黄的梧桐叶。娘说这是老叶给新芽腾地儿，我不懂，就看着叶子在水里打转儿，像在跳最后的舞。现在想来，那分明是夏天写给秋天的信。

这会儿最后一缕蝉声融进夜露，第一颗星子爬上屋檐。不知谁家窗棂漏出昏黄的灯，在青砖墙上晃啊晃。这晃动的光影里，我忽然懂了夏秋交替的悄悄话：所有的再见都是再相见的引子，所有的收尾都是开头的伏笔。

就像庆山叔的羊，春天生的小羊羔，到秋天就长出能挡风的厚毛；就像村头的老槐树，每年落光叶子，来年又冒出嫩绿的新芽。生命从不死透，它只是换个调门接着唱。

夜风掠过葡萄架，带来若有若无的桂花香。我站起来，鞋带不知啥时候系好了，打了个结实的蝴蝶扣。抬头看，雁阵排成人字，把渐弱的蝉声驮向南方。

## 感悟

……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，那些自以为是的“好”，此刻如潮水般涌来，带着寒意。我们自以为给了他优渥的物质，却在不经意间，关上了通往田野、伙伴和无拘无束欢笑的那扇最宝贵的门。

# 那扇关上的门

□谭梓健

对我来说，寒暑假是一道难解的题。原因无他，只因需要照料我那日渐长大的侄子。那个曾在我怀里咯咯笑、眼睛亮得像星星的孩童，似乎悄然隐去了。眼前的他，常让我心头蒙上挥不去的困惑，甚至一丝失落。

不知何时起，手机屏幕成了他小小的世界，尤其偏爱那些光怪陆离的短视频。我忧心忡忡，想着法子转移他的注意力。捧来精心挑选的童话书，他却坐不住片刻，像只被困的小兽，在屋里焦躁地踱步。带他去附近的公园，本是撒欢的好去处，却总在不经意间，就与其他孩子闹红了脸，不欢而散。那曾盈满童稚的天真烂漫，究竟去了何方？

前些天带他回乡下父亲家。熟悉又亲切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几位相熟的阿公阿婆笑呵呵地招呼。我轻推他的背，低语：“快叫人呀！”他却像受惊的蜗牛，猛地缩回壳里，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，小脑袋深深埋在我身后，任凭几位老人家如何慈爱地逗弄，就是不肯探出头来。村道旁，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正在追逐嬉戏，笑声清脆。我鼓励他：“去，跟他们一块儿玩！”他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眼里满是抗拒，只固执地攥紧我的手机。

这沉默的抗拒，这紧闭的心门，我始终不解，有些隐隐的挫败。直到那个傍晚，和父亲坐在院里的矮凳上纳凉，絮絮叨叨说起这孩子的种种不省心。父亲听着，眉头微蹙，半晌，叹出一口悠长的气：“唉，他如今的条件，哪里及得上你小时候半分哟！”

我哑然失笑：“爸，您说糊涂话了？他住公寓，吹空调，玩平板，上学有车接送，哪一样不

比我当年强？我小时候住的是砖瓦房，连电扇都没，小学都是在村里头上的……”

父亲没接我的话茬，声音低沉下去，像在自言自语：“你小时候，要是跟我们怄了气，一溜烟就能跑到隔壁家玩上一整天，饭点到了，二婆保准笑眯眯地把你拉上饭桌……放学铃一响，你那心早飞了，不到饭点哪见人影？村前屋后，田埂河沟，哪处不是你们疯玩的场子？”

他顿了顿，转过头看我，眼神里带着不易察觉的怜惜：“你再看看这孩子。跟我们、跟他爸妈闹了别扭，能往哪儿躲？只能把自己锁进卧室，抱着被子哭。放了学，等着他的不是村头巷尾的疯跑，是排得满满当当的‘奥数’‘英语’‘钢琴’……我们总想着把他塞进最好的辅导班，找最贵的老师，可谁记得给他一个能撒开脚丫子疯跑的童年？”

父亲的话，像一把钥匙，轻轻旋开了我心头那把沉重的锁。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，那些自以为是的“好”，此刻如潮水般涌来，带着寒意。我们自以为给了他优渥的物质，却在不经意间，关上了通往田野、伙伴和无拘无束欢笑的那扇最宝贵的门。

我掏出手机，找到姐姐的电话：“喂，姐……”我的声音有点发涩，却异常坚定，“有些事，我想，我们或许都做错了。”

夜色温柔地包裹着村庄，远处传来几声零星的犬吠。我知道，重新打开那扇门，让属于童年的阳光和清风重新流淌进来，需要时间，更需要我们大人弯下腰，真正走进那个被我们无意中关上的，小小的心灵世界。那扇门，本不该关上。

# 茶坊

稿约

如果您有散文、随笔、小小说、诗歌、摄影等作品想要发表、互动、交流，请与我们联系，投稿邮箱：dhhzz@126.com。

来稿要求：每文宜千字内，诗歌以不超过20行为宜；作品须为原创，严禁抄袭、套改、一稿多投等。

## 随想

向上生长的枝叶，离不开向下深扎的根须。人心最本真的温柔，就藏在那些无需刻意权衡的“第一选择”里，让生命始终向着有光的方向前行。

# 人生里的“第一”

□周云龙

大学同学阿祥，家大业大。女儿最近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他开启了专业带孙，感觉比接了一个大单都开心。

女儿出院之后，他第一时间回到苏北老家，要给逝去年七的母亲通报喜讯。在公墓里，他买了金箔、冥纸，给妈妈、爷爷奶奶、二爷爷二奶奶……一排十多位长辈烧纸、鞠躬，同时祭告：我女儿生儿子了，请你们放心！

阿祥平时沉默少言，不善表达，可是那天他在亲人的墓碑前一遍一遍地重复同样的内容，倾诉心中思念，告知家中近况，其情也真，其声也诚。

中学同学小林，喜欢钓鱼。一到周末就往外跑，每次都小有收获。野生杂鱼熬汤，太美味了。小林说，第一锅熬制的浓汤，必定端给父母。他们夫妻俩喝第二次熬出来的汤，寡淡一点。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我有些好奇：为什么第一锅先给父母？小林笑笑，答非所问：不能说出来，我爱人不知道！我父母也不知道！后来，我又在微信上追问，小林给了我一个很书面的回答：没有父母，我们可能是宇宙中的尘埃，或是泥土中的元素，或者什么都不是，父母在，便有挂念，始终当以佳品敬奉。

朋友子樾的干儿子在部队服役。每到节假日，可以有半个小时的手机使用时间。第一个电话，他总是先打给干妈。没有血缘关系，何以如此亲近？原来，子樾在小子的青春叛逆期，曾经耐心地导过航、热心地引过路……

生活中有着太多这样的“第一”。“第一”里有牵挂，“第一”里有感恩，“第一”里有传承。

人生的排序，不是冰冷的数学题，而是充满温度的生命哲学。当我们把“来处”当作人生的原点，把那些曾经照亮自己的师长放在心头，那些下意识做出的“第一选择”，其实是对生命本源的回应。你看阿祥墓碑前喃喃的絮语、小林汤锅里升腾的暖意、新兵电话里急切的颤音，这些“第一”里涌动着最真挚的情感。

向上生长的枝叶，离不开向下深扎的根须。人心最本真的温柔，就藏在那些无需刻意权衡的“第一选择”里，让生命始终向着有光的方向前行。

